

# 她们在羌塘深处放牧写诗

周辉 洛桑旦增



▲鲁吉(左)和鲁姆在一起。

周辉 洛桑旦增 摄

在阿里地区改则县的草原深处,风是永恒的歌者,云是流动的画卷,逐水草而居的牧人,与雪山、草原、牛羊相伴,日子简单质朴,却也像诗行一般流动。鲁吉、鲁姆是生活在这里的两名牧女,她们未曾踏入学堂,却在放牧的岁月里,以天地为课本,以生活为稿纸,将对草原的深情、对生命的感悟,化作一行行滚烫的诗句,打动了无数向往西藏、热爱自然、喜欢诗歌的读者。

在改则县先遣乡的牧场上,我们见到了鲁吉和鲁姆。四月的羌塘,冰雪不定,大风呼呼地刮过苍黄的大地,红色头巾,彩色藏袍,远远望见是那么美丽动人,犹如两朵摇曳的格桑花。脸庞的高原红是阳光的馈赠,眼神清澈如湖泊,说起话来羞羞腼腆,可一谈起草原、牛羊、诗歌,眼中便泛起光芒,那份藏在骨子里的热爱,无需修饰,便已动人。

从名字来看,我们以为她们是亲密无间的

姐妹,实际只是住在同一个村庄的邻居,但却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

今年,鲁姆55岁,鲁吉44岁。她们都没有进过学堂,从记事起,便跟着家人放牧,清晨赶着牛羊走向水草丰美的地方,傍晚伴着夕阳回到帐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草原上的每一缕风、每一只牛羊、每一朵野花,都刻进了她们的生命里。

鲁姆的父亲是村干部,有文化,会读写藏文;鲁吉的父亲是村医,有着良好的藏文基础。尽管生活在牧区深处,远离乡上的学校,但她们在各自父亲的教育下一点点学习,打下了读写藏文的基础。

“小时候我就很爱读书,格萨尔王传奇、童话故事等,所有能接触到的书籍,我都喜欢。”鲁姆说,特别是搬到乡上后,“牧家书屋”里有大量可供阅读的书报,这让她积累下丰富的词句。同时,便捷的网络,既方便沟通外界,也打开了新的世界。鲁吉也同样爱好阅读,这是她生活中的重要乐趣。

提起与诗歌的结缘,她们都表示,放牧的时候自由自在,风吹过草原的声音,羊羔咩咩的叫声,雪山沉默的轮廓,都让她们心生欢喜,心里总有说不完的话,想讲给大家听。于是,鲁吉和鲁姆就动起笔来,把心中的诗句写了下来。

2017年的一天,鲁姆无意间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转发阿里地区藏医院内部刊物《岗底斯》征集诗歌的通知,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自

己的一首作品发给了对方,没想到竟顺利刊登。就在鲁姆发表作品的第二年,改则县计划出版一本文艺刊物,便在全县征集作品,鲁吉将一首诗歌投递了出去,同样受到编辑老师的大加赞扬。

此后,她们有了更大的写作热情和动力。白天,她们依旧放牧,在牛羊吃草的间隙,坐在草地上,看着茫茫草原,把心中所想、眼中所记在心里;夜晚,回到帐篷,听着草原的风声,望着满天的星斗,她们一笔一画地写下心中的诗句。

如今,在自治区文联的资助下,鲁吉以笔名卓萨吉出版了诗集《羊群的玩伴》。她的诗歌温柔而深情,满是对这片草原以及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与生灵的赞美和咏叹,让无数读者动容。她说:“牛羊是草原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家人。小时候,它们是我的玩伴。如今,除了它们,我还有文字和诗歌的陪伴,这是诗集名字的来源。”

鲁姆以笔名珠瑟姆出版了诗集《姆央》。在藏语中,“姆央”是温柔、美好的意思。在这本诗集中,她描绘了草原的清晨与黄昏,书写着云朵的变幻、溪水的流淌,也把对逝去母亲的深深思念寄托其中。鲁姆说,她喜欢看云卷云舒,看雄鹰翱翔,草原的每一刻都有不一样的美,她想把这些美好留在诗歌中。

她们的诗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世俗的浮躁,只有草原的辽阔,生命的本真,是最原生态的文学表达。放牧、挤奶、做饭,是她们们的生活,而诗歌,是她们平凡生活里的光,是她们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现在,鲁吉和鲁姆有了新的工作。鲁吉在先遣乡小学当生活老师,鲁姆在乡政府食堂做帮工。但谈及未来,她们都说,会一直留在草原上,继续写诗。草原养育了她们,给了她们生命,也给了她们创作的灵感,她们想一直用文字记录草原的美,记录牧人的生活,把羌塘草原的故事,把牧人的心声,讲给更多人听。

紫竹林

## 我看到大地的褶皱

马志丁

我看到

大地的褶皱里,蜷缩着六十场大雪的记忆  
油灯悠悠闪烁,轻舔老阿妈额角的岁月沟壑  
鹰笛呜咽,吹出冻土之上  
那滩浑如月色的往昔  
古老的时光静静流淌,直到  
钢钎凿开冰川,火种迸溅  
公路似青稞须  
蜿蜒扎进高原的血管  
生机,自此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发酵

我看到

崭新的教室,从牦牛反刍的草窠间  
崭露头角  
书脊碰撞着,惊落  
鹰隼高傲地俯冲  
柴油机在黎明前的微光中轰鸣  
把沉默的雪山,打磨成带电的棱镜

我看到

光伏板似银色经幡,铺满连绵山岗  
无人机于青稞地上空,编织着新的希望  
生长出数字时代的纹路  
卓玛舞动毡毯裙摆,扬起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交响  
移动支付,在甜茶碗底悄然闪烁  
画师的指尖,于液晶屏上晕染唐卡  
绘出时代独有的光与影

我看到

老茶馆飘出的炊烟,依旧眷恋着山腰  
银勺轻轻搅动,茶汤中倒映着  
冈仁波齐的巍峨  
新栽的柏树,将一圈圈年轮  
镌刻进无形的Wi-Fi信号,记录岁月变迁  
当霜降一次次温柔地轻抚石堆  
我奋力抖开所有褶皱,让春风  
梳理那歌谣与光缆相互交织的诗行

还有,山脚下

背书包的牧童脚步轻快  
把褪色的彩旗,郑重系上  
云基站铁塔  
恰似为高原献上一条崭新的哈达  
在时光的经筒里,旋转出  
下一个辉煌的  
时代序章

## 立夏

范军

褪去了料峭,风有点微暖  
柳丝垂得更沉,叶色浓了几分  
塘边草色悄悄漫过青石  
新荷初展,擎着半盏清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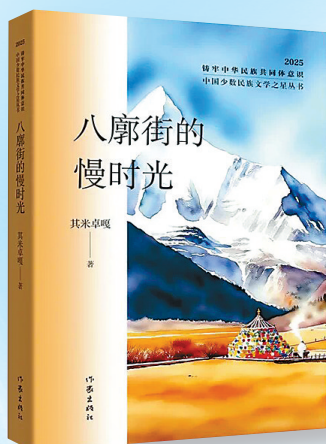
槐香淡去,榴火燃上枝头  
蝉声未烈,先有蛙鸣试噪  
田垄间青苗拔节,迎着日光  
万物都在悄悄舒展筋骨

孩童追着蝴蝶跑过田埂  
风筝拽住春天的尾巴  
农人俯身,望一眼拔穗的禾苗  
心里储着饱满的期许  
日子顺着节气,慢慢生长  
时光在犁铧上  
打磨得越发光亮

## 写作已然是命定的存在

——读其米卓嘎散文集《八廓街的慢时光》

张家鸿



作家与别的群体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有敏感的心灵与博爱的胸怀。那些被多数人带着歧视、鄙夷神情对待的人们,作家总能发现他们身上被遮蔽的、不容易的、值得肃然起敬的点点滴滴。这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仔细观察、再三审视后的精确提炼。对作家来讲,处在生活暗角中的这些人,身上有特殊的光芒绽放着。但凡心中稍有点滴善意或爱意驻留,就不难被这光芒吸引住。西藏作家其米卓嘎的散文集《八廓街的慢时光》之所以成为气质特异的作品,原因正在于此。

身为教师的其米卓嘎,有许多交集在学生和同事之间,他们是她天然关注的重点。男生伟巴是《难忘师恩情》中的重点人物。随着时间流逝,此前多次跟老师对着干的伟巴,渐渐学会点头,渐渐散去不屑的神情。而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用一个细微的举动向老师传达一份关爱。“有一次,我让学生做卷子,自己就站在那儿,弯下腰做题,突然在余光里闪进一个凳子,抬头一看,原来是伟巴同学,他很恭敬地把凳子抬到了讲台上,小心翼翼地推到我右腿旁边,之后羞赧地用手摸了摸头就下去了。”这样的男

生,岂止是可爱呢?这样的男生,谁不会喜欢呢?这样的男生,心中有一个多么丰富的世界呀。

从河北邯郸到西藏拉萨支教的同事——顾杨,成为《温暖的情缘》的源头。没有她,就没有这篇文章,就没有其米卓嘎生命中那段温柔与硬气并存、珍视与期盼同在的美好岁月。同在拉萨的日子里,她们在茶馆里品尝美食,在拉萨河边踱步,在鸡毛蒜皮中流连。正因为如此美好,她才害怕相聚日子的结束。不过,其米卓嘎确信——“我在她的陪伴下,变得强大了,能够一个人应对将来的风雨”。

其实,仔细审视其米卓嘎笔下的人物,可知作家早已将多种情感倾注其中,其中饱含爱意与感恩。他们生活在地周围,与她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交集;她牵挂并爱着他们,对他们心怀感激。于不声不响之间,于年深日久之后,他们给她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东西。这些东西,或有具体模样,触手可及;或无具体模样,是精神属性的存在,只能用言语形容。

徜徉于她的文字里,《八廓街的慢时光》所塑造的这一组人物群像,在其米卓嘎文字的号令下,不约而同向我走来。何等亲切!他们何尝不也生活在众多读者周围?书写一群完美无缺的人,并非其米卓嘎之本意。她想要铭记的,是平凡的人身上可贵的品质、品行。

文学即人学,散文写作更是关于自我的真实与真实的自我的写作。既如此,把散文集视作特殊的自传体写作亦未尝不可。《清晨的愁》自责无法分担女儿身陷困境时的失落与沮丧;《向阳而生》披露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踏进茁壮成长的故乡》对故乡进行今昔对比心中充满欢喜;《幽珍,我们后世再见》——历历曲珍生前给过她的关心与爱护不由得悲怆难挡,她的遇见、经历、心境皆可从中找到明显的线索与明确的氛围。散落于书中的诸多如馨甸一样的存在,是其米卓嘎爱与力量的宣

言。对自己,对亲人,对师友,对大地,亦对人间。

对自己,她说:“于是,看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开拓自己的眼界;于是,学着在磨难中成长,让自己的格局打开,坦然生活。”对儿子,她说:“他一笑,我们就跟着笑,是那种由衷的、灵魂深处的笑。我们的笑,给这个小小的家带来很多的幸福和温暖。”对素不相识的读者,她说:“我们可能处于人生的低谷期,可能承受着别人无法理解的痛苦或者压力,如果只是唉声叹气,甚至就此放弃,也许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将来的憧憬。”其米卓嘎已然交出一颗热切的心。这样的文字,当然值得有缘遇见的读者珍视。

我以为,这部散文集暖意的直接源头,正在于此。品读这些句子,如同听其米卓嘎的倾诉:告诉你们,我正是走过那么曲折的路、遇见那么多难料的悲欢,才成为如今这样的我。在这些句子里,她不再含蓄婉转,而是自剖心迹,袒露一个真实的、全然的自我,在这部散文集中,其米卓嘎已然完成了个性展示与性情塑造。

在《诊所里的思绪》中,其米卓嘎如此写道:“我用整整四个笔记本记录了父亲,记录了我的童年生活。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思念着我的父亲,纪念着他的日子,也缅怀着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所有的经历皆成往事,所有的相遇都是回忆,父亲也好,更多的或亲或疏、或远或近的人也罢,都可以在作者充满真情的文字里被铭刻,甚至实现永生。对其米卓嘎来讲,写作早已超越习惯乃至热爱,成为命定的存在。

文艺评论  
WENYIPINGLUN

## 于经历中读懂生命

洛桑顿珠

直到冲出浓烟、站稳在火烧迹地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书本里“爆燃”两个字,在真实火场里究竟有多么沉重。

2025年1月的那场灭火行动,成了我职业生涯里最刻骨的记忆。当时,我们10名消防员正按规程展开作业,高原天气却骤然变脸,一阵狂风卷过,风向突变,山林瞬间爆燃。火头裹挟着热浪与浓烟扑来,速度远超我们以往所有认知——扑面而来的压迫与凶险,是训练与课本无法复刻的。所有人只有一个念头:冲向预先选定的安全区,拼尽全力奔跑。

奔跑途中,我的脑海一片空白,眼前反复出现的,只有我刚满月的孩子的脸庞,软软的小手在眼前轻轻晃动。那一瞬间,我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求生的本能、身上的职责,让我一步也不敢停下。

抵达安全区后,我们第一时间清点人员。对讲机里一声声喊着:“洛追!洛追!”声音带着慌乱与颤抖,直到耳机里传来回应,悬着的心才稍稍落地。当最后一名队友满身烟尘、跌跌撞撞冲出火场,确认全员平安时,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

我们围坐在一起,情绪复杂难言,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有难以掩饰的后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刚才的惊险瞬间,有人感叹险些“交代在这里”,有人互相打趣着彼此慌乱的模样。没有慌乱失措,我们很快冷静下来,商量着下山的撤回路线。也正是这一刻,我对火场的凶险、自然的威力,以及避险与协作的重要性,有了远胜于书本的深刻认知。我们紧紧靠在一起,没有职务之别,只有生死与共的兄弟。稍作平复,我们在队旗前合影,把这段经历牢牢记在心里。

第二天,为了取回遗留在山上的装备,我们强忍内心余悸,再次向山顶进发。这些装备伴随着我们出入多次火场,早已是并肩作战的伙伴。登上山顶,眼前的景象让人心头发紧:水带被烧成灰烬,只剩金属接头;水泵被烟火熏得焦黑报废;油桶在高温下消失无踪,满目皆是过火后的焦土。看着这些,泪水不自觉地涌了上来,但我们依旧认真整理、妥善回收。

后来我翻看《蹈火者》这本救援纪实,书里写的都是消防员真实的经历。很多情节我看着我,就想起了自己在火场的那一天。书里的故事没有多么华丽,却让我对生命、对责任,有了更实在的理解。

身处雪域高原,守护一方林海,我们日复一日坚守岗位、赴汤蹈火。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都在慢慢影响着我。往后我还是会和身边的生死兄弟一起,守好这片土地,尽好自己的职责,不辜负这身“火焰蓝”。